

生活家

## 秋泳

谭光辉

气温跌至30摄氏度以下,湖南终于入秋了。  
早上六点准时起床,推开玻璃窗,耳畔响起雨水敲打防盗窗不锈钢檐板的声音。  
拎着游泳装备锁门下楼,在霏霏的细雨中骑行,身上凉凉的。  
牛脑滩冬泳基地的灯早亮了,音响早打开了。码头上有的泳友正热着身,有的泳友已上岸冲洗澡。  
细雨绵绵,灰蒙蒙的天空压得很低,河面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水雾。跳进水里,如同泡入温泉中,全身上下都舒服。  
秋水碧波,我如一条自由自在的蛙,又似一条会飞的鱼,逆流而上,漾起层层涟漪,揉碎了北岸榕树的倒影,也揉碎了南岸房舍的梦。  
“千年老树为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躺在泳水上,我的思绪也变得活络起来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我仿佛穿越千年,看到了在华清池中鸳鸯戏水的唐明皇和杨贵妃。“良辰美景天仙配,赏心乐事金莲。”我仿佛听到了仙女湖里,仙女们嬉戏的声音。我不羡慕唐明皇,我的泳水河比他的华清池奢侈得多;我也不羡慕七仙女,我的日常比她那机杼生活丰富得多。  
天渐渐变亮了,北岸的红叶紫色的花,南岸的防护堤电线杆,泳友们橙色、黄色的泳包,河面上的水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远处东城新区像隔着一层薄纱,更远处的群山仍朦朦胧胧地隐在晨雾中。  
清风徐来,基地上空红旗飘扬。北岸的葛藤花香四溢,紫色的花瓣落在水面上,逗乐了一群可爱的小鱼儿。  
游泳是全球公认的三大长寿运动之一。五年前,在老阳的影响下,我也迷上了游泳。在县城,春夏秋冬,我风雨无阻,每天坚持打卡。朝观日出,夕送残阳,早晚之景各异。“春赏百花夏听蝉,秋凌碧波冬斗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春水冷暖鸭知返,早有泳者更先知”,这是春泳之乐;“酷暑难耐何处去,碧波池中自在游”,这是夏泳之乐;“飞鸿展翅入碧波,细看健儿正秋泳”,这是秋泳之乐;“飞身跃入千重浪,展臂劈开万里霜”这是冬泳之乐。  
今年夏天我在星城长沙度假,捞刀河、浏阳河到处是“珍爱生命,谨防溺水”的警示标语,在湘江也没有寻到合适的游泳之地。无奈之下,把健身项目换成了跑步。  
没有游泳的日子真难熬!  
还是游泳最过瘾!  
暑假还未结束,我便早早回到县城。我不但立即把专业换了回来,还开启了一日双游模式。  
今天,我把目标锁定在灵龟峰,又完成了一次最高级别的挑战。  
从牛脑滩冬泳基地到灵龟峰念师亭来回约3公里。晨雾中,我一路蛙泳向前。蓝屋、一号杆、信号塔、二号杆……各种标志纷纷后退,成为了一个又一个背景板。在这茫茫的江面上,我仿佛走进了苏子的笔端:“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秋泳最美!秋水长天,金风玉露,流水生香。  
秋泳最美!人在泳水中,如在画中游。

小小说

## 墨焮

王迪

湘西北的山还是那座山,只是山风里面带了些焦糊味。李家坡村口那棵老树上的铁铃铛,许久没人摇了。  
陈庆文,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圆眼镜,是李家坡唯一的教书先生,据说是从洋学堂毕业的。他的学堂,就在村东头那间祠堂里,学生也就十来个,大的能帮家里扛活,小的还在淌鼻涕。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读书声刚起,就被远处的炮声震得七零八落。  
民国二十七年,秋。日本人的军靴,到底还是踩烂了山坳的宁静。那天,陈庆文正掰着手指教孩子们数数。“一、二、三……”祠堂的破木门“咣当”一声被踹开,几个手持三八大盖的日本兵闯了进来,一个瘦高个翻译官跟在后面,点头哈腰,活像条没骨头的狗。  
孩子们吓得缩成一团,躲在陈庆文身后,撞翻了课桌。陈庆文扶了扶下滑的眼镜,嘴唇哆嗦着,挤出几个日语单词:“太君……学堂……孩子……学习的……”  
领头的日本军官咧开黄牙,枪托“咚”地一声砸在陈庆文胸口,疼得他差点背过去气。军官叽里呱啦吼了一通。翻译官尖着嗓子喊:“太君说了!从今天后,不准教这些亡国奴的玩意儿!要教,就教大日本皇军的语言,学‘日中亲善’,懂?”  
陈庆文的心像被扔进了冰窟窿。他看看孩子们煞白的脸,又看看墙上八个毛笔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喉头发紧。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把头埋进了胸口:“是,是……一定照办。”  
日本兵砸了几块破桌烂椅,扬长而去。孩子们“哇”地哭出声。陈庆文嘴里哽咽,拍着那个,摸着那个,心里却像堵了块磐石。  
夜里,陈庆文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教日语?教“亲善”?那不是把孩子们的根都刨了?可不教……一宿没合眼。  
几天后,日本兵又来了,枪托敲得祠堂门板“砰砰”响,催“新教学”。陈庆文哆哆嗦嗦地拿出几张写着歪扭日文假名的纸:“太君……孩子们……笨,学得慢……我……我一定尽力……”  
祠堂的黑板是双层的,一面是日语,一面是中国字。日本兵在时,他就硬着头皮,教孩子们说几句“空你七哇”“阿里嘎多”。日本兵一走,他就赶紧把门关上,声音压得极低,继续教《三字经》,讲“卧薪尝胆”,讲“人生自古谁无死”。他一遍一遍跟孩子们说:“咱的舌头,可以说不同的话,但咱的心,得是中国心。啥时候都别忘了,咱是炎黄子孙。”  
邻村一个老秀才,因为不肯在学堂挂日本旗,被活活吊死在村口的大树上。消息像冰雹一样砸在李家坡,人心惶惶。村长王老根找到陈庆文,握着手,长叹一口气:“庆文呐,胳膊拧不过大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们……先顾着命吧。”  
陈庆文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明白王老根的意思,那也是村里大多数人的想法。他把书用油布包好,平时藏在祠堂神龛的夹层里。夜深人静时,就偷偷拿出来,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给村里的孩子偷偷“开小灶”。他不仅教认字,还教他们辨认山里的草药,哪种能充饥,哪种能止血。  
有个叫狗剩的孩子,在画着日本兵的纸上狠狠地戳了几个窟窿,被巡逻的日本兵瞧见。日本兵当场就要把狗剩拖走。陈庆文扑上去,死死抱住日本兵的腿,头磕得“咚咚”响:“太君饶命!孩子不懂事。小畜生,我回去打死他!太君饶命!”他把自己藏了许久的一块银元塞过去,那日本兵才骂骂咧咧地走了。事后,陈庆文摸着狗剩的头,半晌才说:“好孩子……以后……要小心。”  
日子在枪声和饥饿中一天天过去。山里的抗日队伍,有时派人下山搜集情报。陈庆文就把从翻译官那里听来的一些日本兵动向,告诉给队伍里的人。有时,祠堂也会成为受伤队员临时的藏身之所。  
他知道这是在往脖子上套绳索,但他停不下来。  
民国三十三年,冬。日本人的末日近了,也更疯了。那天晚上,一股被打散的日军溃兵窜进李家坡,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祠堂也被点着了。  
陈庆文组织孩子们往后山跑,他自己却逆着人流,冲进了火光冲天的祠堂。“书!我的书!”他嘶喊着,在浓烟和烈火中摸索着神龛的夹层。  
等村民们和侥幸逃脱的孩子们在灰烬中找到他时,陈庆文已经没了气息。他蜷缩着身体,怀里紧紧抱着几本被熏黑烧焦的书。其中一本,摊开的页面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墨迹:“……留取丹心照汗青。”  
火灭了,学堂没了,先生也没了。  
几年后,李家坡建起了新的小学。第一堂课,新来的年轻老师,翻开一本崭新的语文课本,指着一篇课文,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学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窗外,那棵老树又抽出了新芽,那铁铃铛,又响了起来。

旧事

## 担水的记忆

聂志刚

某天,脑海中忽然冒出“担水”这个词,由它所引发出来的记忆,竟变得十分遥远起来。  
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农村人,从小便目睹了担水与我们生活的紧密相关——这里说的“担水”是指去外边挑回一家人喝的饮用水,这是南方人的叫法,普通话喊作“挑水”。  
水是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物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所以有人聚居的村庄附近一般都有水井。老话讲,“高山有好水”,我的家在湘中,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看不到高山峻岭,所以我们这一带就难寻“好水”了。好在我们村组的饮水井就在附近的田野里,距离不太远。  
大多数水井都是吃水井和洗衣井连在一起的,我们的就是。小时候暑假季节大家喜欢往井边跑,走近水井就能感觉到丝丝凉意——水井都是冬暖夏凉的,四边长了绿茵茵的水草,井水中漂浮着一团团墨绿的水苔。吃水井必定有一处或几处汩汩冒着水花,像盛开的莲蓬,四边挂了几根树木扎成的“站板”,供人站在上面用水桶去井里舀水。从吃水井里流出来的水又被接到另一个水坑里,作为洗衣洗菜之用。这“洗衣井”周边同样也用树木扎成的木栅栏围住,方便人蹲在上面洗衣洗菜。那些木头,因为经常沾水,表皮都长满了青苔,一副衰败腐朽相,要时不时地替换。  
这样的饮水,按照今天的卫生标准,是严重不合格的!何况还是位于田野,四周都是水田,耕种季节,井水里有时会有些浑浊,喝到嘴里有一股怪怪的泥巴味!  
为了方便用水,每户人家厨房中都备有一口水缸。家里的主劳动力去井里担水,担回来后倒进水缸里,一家人煮饭烧茶就用这水缸里的水。至于洗脸洗手,那就“省事就省”;洗菜洗衣服,则去井边解决。  
水缸都是陶瓷烧制,小一点的可以盛一担水,大一点的则可以盛两担水。为了卫生,更主要的是为了安全,水缸外都要套一个木杠子,朝地的一面自然是空的,向天的一面则做成可以翻开的盖子。陶瓷水缸最大的缺点就是易碎,担回一担水,把一头的木桶搁水缸盖上往缸里倒水,没把握住水桶“叭”一声掉缸里把缸砸破了,立马便“鸡飞蛋打”,房中水泱泱一地。一家人赶紧一脸沮丧地收拾场面——因此家里担水的事大都由父辈担任。我们小孩子则把水缸盖兼做了课桌,放学回家后,便在上面看书做作业。那时房内大都是“光地板”,就是本色的泥土,不像后来,先是水泥硬化地板,再就是水磨石地板——水缸周围一圈老是湿湿的,房间里隐隐透着股潮味。  
要担水得有水桶。最先的水桶是木做的,杉木最好,又耐用又轻便。木水桶中间鼓两头收,底部和膝部用铁箍箍住,水桶要用桐油反复油过,还不能太干燥,要经常放水里浸泡,这样才不开裂不漏水。别说到一般水,就是挑起这样一担空水桶,也让一般人龇牙咧嘴皱眉头。尽管这样,它也常出问题,担水时水桶四边漏水,漏得路面湿漉漉的。担水的人必须像赛跑一样尽快把水担回家。  
后来,出现了用铝浇铸的金属水桶,形状大小依然和木水桶差不多,优点是开裂不漏水。因为是铝质的,还比木桶轻。再后来,出现了镀锌铁皮水桶,同样轻便,上下一般大小,其容量就超过了木水桶和铝水桶。  
家里的水缸也改进了。地板已硬化,那就可以用红砖砌墙和水泥涂面做一个方形或菱形的池子,一面一定要靠着墙壁,上方也要做一个可以翻动的盖子。比起陶瓷水缸来,其优点多多。  
可是,不是每个村庄旁都有水井。我老家相邻的两个村民小组就没有水井。怎么解决饮水问题呢?选一口大一点深一点的水塘,用石块堆出一条通向塘中央的路基,这样就可以到离岸稍远一点的水面担水回家做炊水了——看到这,今天的年轻人会不会瞠目结舌不敢相信?我们那个村民小组一度也曾这样过。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过世面的人回来组织乡亲改造村口那口水井,运来水泥石头、沙子等建材,把吃水井砌成水泥池子,有两米深。井口四周也都硬化了。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改造后的吃水井却不冒泉水了。无奈,我们村组也只能加入“担塘水吃”的行列。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或许是得到高人指点,找来一段废弃的水泥电线杆,从泉口插下去,于是中空杆子里便冒出泉水了——大家这才明白是因为泉水压力过小,没力气冒出地面来。又把水池外缘板掉几层砖石,减少蓄水量,这样才终于又喝上了泉水。  
进入新世纪后,解决农村饮水问题有了新途径——打筒水井。请有经验的师傅找一处地下水源,用钻机钻出一口深井,套上塑料水管等配套设施,延伸到地面后装上压水机械,手握扳手上上下下摇动几下,管口便喷出清澈的地下水;水停了,接着又摇几下,便又“哗啦啦”地出水。这种“掘水井”成本不是太高,水质也比一般的地面水并要清澈,关键是要找准地下水源。相邻的两个村民小组也通过这种方式,结束了祖祖辈辈“担塘水吃”的苦难历史。  
我们这里有一座山叫“神仙仑”,“矮子里面拔将军”,也算是当地的高山了。神仙仑山腰有股山泉,出水量较大。十年前,在上级水利部门的帮助下,神仙仑上砌了一个圆形的木蓄水池,再用水管接到下方的村民家,终于,我们全村人都用了“龙头一拧,流水哗啦啦”的自来水。蓄水池旁也挂上了“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牌子,提醒人们注意保护。  
有了“自来水”,许多村民家里也都装上了饮水机,这样饮水质量就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于是那些担水的水桶、盛水的水缸,都一一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听到“担水”一词只怕会一脸茫然。那些铝水桶、镀锌水桶还能找到,最早的木水桶则应早已绝迹。  
农村的饮水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无疑令我们高兴。但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似乎又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据了解,欧美等国家对饮用水的标准近乎苛刻。泉水抽出来后,要用山样的沙子长时期反复地过滤,再用最新科技手段处置检测后,才允许流进人们的口中。相信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们的饮水问题也会进一步得到改善。  
那就趁我们这些有过担水经历的人还在,赶紧把相关记忆记录下来,为以后的“非遗”记忆提供第一手资料吧。

现代诗

## 《走进岭南》(外四首)

过德文

岭南,这片神奇的热土抵达时,已是正午我们侧着身子向大湾区深情地张望自信的脸上写满了迷茫透过云天细密的倒影这澄澈的珠江浸润着迷人的光入海口,我们像饥肠辘辘的水鸟眯着越来越花的眼睛不知道从何处撒下这金色的渔网

## 《台风天,兜售风雨》

深秋的岭南大地上台风登陆时我们在去往拜访老板的路上风雨交加的时光里雨,在滔滔不绝说明来意风,在信心满满地陈述方案这风和雨就像是带来的不知疲倦,可任我挥霍,于是找老乡兜售方言,亲情找老同学兜售同桌的糗事找老朋友兜售土地,厂房,写字楼没有东西可兜售的时候我就找老板兜售规划,概念,梦想老,才好拉近关系,才容易兜售出去比如老乡,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老板……

## 《谎言无害》

“你找谁”,烈日暴晒下我一时被问得哑口窘迫得无言以对尽管之前想好了一百种应答方式面对这一突然发问最后,我还是胆怯而生硬地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个弥天大谎“你这可有厂房出租?”尽管我没有想好下一个谎言怎么来圆上一个谎言谎言,有时是多么无辜,无奈,善良宽恕我吧,没有谎言找不到更好的言语掩饰自己此刻,多么希望从厂区内走出一个老板模样的人能把我这个陌生人错认为熟人甚至揭穿我的谎言我又一次被挡在了门口

## 《垂钓岭南水乡》

像一个钓者,一次次将小小的鱼钩抛向珠江,抛向这陌生的水域面对深不可测的河道像面对无边的空洞一次次的虚掷,又一次次在失望中感受东莞的高贵气息我知道我的鱼饵不足以让鱼儿上钩我试图用足够的想象力或者施展魔法去拉近这片神奇的大湾区哪怕一点点小小水花我都会认为是来自大海深处低沉而神秘的回响忽然,我想起了这里的一些老朋友

## 《在东莞两个月》

从株洲到广州两个月,时间还是太短短得就像一个转身很多地方还来不及探访很多话题没有找到人说有很多人还没有去拜会大湾区,这片神奇的土地四周都是方块状的工业园区拥挤的工业厂房里堆满了时间的模块和铸件机床被机器人像变戏法似地操控程序员不慌不忙地编辑数据空气中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字符穿行在宽广而拥堵的道路上总觉得到处都是异样的眼光订单满天飞,信息无孔不入创新、创业、创造制造的不仅仅是工业产品,还有人性的欲望背上双肩包,从广州回株洲,再出发

散文

## 艾草情深深几许

刘年贵

呼啸的秋风扫过大地,我身上泛着阵阵寒意。鼻孔里痒痒的,不由自主张开嘴巴,“哈啾——哈啾——”打着喷嚏。见此情景,母亲关切地问道:“是不是感冒着凉了?”随即她取出些许干艾草,放于大碗内,注上开水,盖住碗口,等上三五分钟,母亲将那碗冒着热气的艾草水送我面前:“趁热喝了它。”  
开水冲泡艾草,这是我的故乡茶陵城乡沿袭了上百年的偏方,对于治疗伤风感冒,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医认为,艾草是纯阳之草,具有“温经活血、散寒止痛、祛湿止痛”之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这样写道:“艾叶……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  
春回大地,万物生发。艾草好似带着约定,及时地出现于农人面前。农人看了看房前屋后那片绿油油的艾草,不由得喃喃自语:“哦,艾草都这么绿了,不觉又是艾草春来到。”当春草茂盛时,农人会将混杂在艾草中间的杂草除去,腾出空间好让艾草肆意生长。在农人眼里,艾草不是野草,而是跟他们在房子周围种下的花草树木一样,是他们的家草,在守护着他们的家园,为他们的家遮风挡雨。  
清明到了,农人会选取鲜嫩的艾草,洗净后将其投入加有小苏打的沸水锅中焯水,捞出捣成泥状,混入面粉中,加水揉捏成拳头大小的饼,经蒸熟后,这便是此时的应季美食艾叶粑粑,绿绿的粑粑入口,仿佛把春天化在了嘴里了。  
随着天气渐暖,蚊子频频活动开始骚扰人们,到了夏天更为肆虐,眼前尽是它们横冲直撞的身影,耳边时时响起它们肆无忌惮的轰鸣声,一阵阵风舞足蹈拍打过后,皮肤上留下斑斑血迹和条条抓痕,片刻安宁都不能拥有。于是,母亲贴心地在我房间燃起了艾草,带着艾草特有草木清香的浓烟驱散了蚊子,平息了狂躁的心。  
端午节那天,我们请着了晨露的艾草来摘回来,悬挂于家中。艾草被我们清进了家门,是对它一直以来默默为我们守护的最大敬意和感恩。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了家庭成员中的一份子,它在与我们分享着节日团圆和喜庆的同时,也在为我们祈祷,祈求我们在未来的生活里无病无灾,生活幸福美满。端午不仅是家家户户悬挂艾草的日子,而且是晒制艾草的最佳时节。传统中医认为,端午午时双火叠加阳气最旺盛,此时采摘的艾草阳气最足、药效最佳。  
儿时由于卫生条件差,加之我们寄宿在镇上学校,宿舍都是好多人挤睡在一起的大通铺,一旦有同学皮肤感染,往往会一传十,十传百,我们的皮肤经常痒痒难耐,并经常起红疹。为此,母亲往烧开水的锅里放上一大把艾草,加上一两勺熟盐(经炒制的食盐),水烧开后,用盐艾草水洗澡,能起到止痒杀菌消毒的作用。  
冬天里寒流滚滚,双脚往往最先耐不住寒气的侵袭,麻木冰冷半天没有知觉。不妨将僵直的双脚放入滚烫的艾草水中浸泡,用艾草水泡脚,能很好地缓解症状。因为艾草能够驱寒温经脉、促进血液循环。除此之外,人们还利用艾灸疗法,祛除体内湿气,缓解肌肉和关节疼痛。  
艾草情深深几许。艾草走进了农人的生活,陪伴着他们度过了春、夏、秋、冬的每一个朝朝暮暮,共同带风沐雨。艾草也守护了农人的健康,让他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能够安然无恙地应对生活。而农人呢?则是感念着艾草的相知相伴和不离不弃的守护,让它们生长在自己的生命中,融入奔腾的血液里,带着枝枝叶叶总关情的依恋和不舍守望相助。  
农人和艾草的关系,仿佛就像熟稔的左邻右舍、相知相交的故交好友、血浓于水的亲人,仿佛总是带着前世的约定和依恋,在春暖花开的最美时光里相见,在最苍翠葱茏的夏日里收藏进了农人的生活里。这种情谊,就像离原原上草,岁岁轮回,生生世世。

随笔

## 理想的早晨

李莹莹

作家舒国治先生有本散文集,名字叫《理想的下午》,读来颇为有趣。看到一位读者的评论,“感觉是在公园里找了个不起眼的长凳,读了个五块钱的利落满意头”,非常契合我的观感。但我的下午困在格子间,晚上困于家务事,只有早晨是完全且完整地属于我自己。  
这个发现源于此前一个早晨。为了给儿子赶运动会海报,我在早晨四点四时起床,专注地过了两个小时,画剪贴,腾挪移换完成了“作业”。没有孩子喊妈妈,也没有电话微信轰炸,偶尔杯子和勺子碰撞出的声响,在寂静的早晨,显得格外清脆。我欣喜于这样的沉醉,此后,便在每个自然醒的早晨起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  
理想的早晨,是可以听到耳朵里的细鸣,在躺椅里盘坐,静静地感受身体内外气息的流动,稳如木桩,静若定盘,甚至你可以分辨出哪道呼吸是谁发出?也可以走动。每走出一步,都可以察觉方向。在安逸的空间里,那步履间的摇摆,都可以带起一片微风,一抹细雨。  
理想的早晨,可以从一杯温度恰好的白开水开始。粉色釉彩的杯子,漾着水波纹,闪着灯光洒下的亮。一口水,一声啜饮,一股自在的满足。可以是一杯清茶,沸腾的开水里,翠生生的茶叶俯仰起,恍恍荡荡地带着微微的清香。茶水滚烫,人却清凉。也可以是一杯咖啡。依旧是沸水,从细长的壶嘴冲出,沿着茶绿色的垫纸,一圈一圈地洗刷出深沉。点几圈牛奶,牙签挑逗三五下,便生成自己喜欢的图景。  
理想的早晨,总是少不了纸质书的。你可以暂时脱离一切电子产品,也没它们的打扰,纸页间交叠的默契,是漫长的岁月,是特折的命运,是热情的呐喊,是无声的诉说。白日里晦涩的文字,在晨起的清醒里,逐渐变得可爱有趣。暮色中烟火四起的烦躁在一页翻过一页的弹指间轻盈起来。还可以写字,如同此刻。让思绪将一个一个汉字组合起来,没有什么排篇布局,也不讲究起承转合,只是此时此情此景衍发的文字,自然流淌成一条叫篇章的溪流。笔触在纸上行走,可以。拇指在屏幕上点击,亦可。五指在键盘上翻飞,也行。总归,你是在记录,并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舒国治说:“下午所以理想,或在于其短暂。”早晨亦如此。当天色渐晓时,日子就要开始热闹起来,理想的早晨就这样过去,这属于自己的宇宙,期待着下一个早晨的降临。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zg@163.com